

戲台（節錄）

王金丁

嗩吶一聲長長的悽號，從遠古劃過曠野，像位高風亮節的勇士獨立山頭，頓時雲淡風清……

秋天裡稻子收割以後，街上廟口會擺上十幾二十天的戲台，那些日子裡，整天都能聽到從廟口傳來的親親噲噲的鑼鼓聲，連睡夢中也彷彿聽的到。

當紅紅大大的太陽從秋收後的稻田要栽下去時，父親挺起腰桿站在田尾，把掛著畚箕的鋤頭揹在肩上，映著軟軟的陽光朝我吆喝：「回去囉，晚上來去看布袋戲。」

母親早早就作好了晚飯，我端著飯碗坐在曬穀場那棵芒果樹根上，從三合院棗紅色的屋瓦上吹過來的晚風裡，能清晰的聽到忽高忽低的鑼鼓聲，兩隻麻雀從屋頂撲向腳前，尖尖的嘴巴朝我啾了兩聲，我留下一口飯把碗擺在地上，父親卻匆匆的推著腳踏車走了過來，把牠們嚇跑了，催我說：「戲班在啟鼓了，是扮仙的鑼鼓。」

廟裡演戲是村裡的盛事，我坐在父親腳踏車後座，一路上看到有人抬著長椅條趕赴廟口，想先去佔一個好位子，路旁田間瀾漫著混著泥土的稻草味。

戲台朝著土地公廟高高的搭建起來，風大時，戲棚上的布幕會撲撲的隨風飄盪；這時，戲偶正在喧嘩的鑼鼓聲中竄飛，父親把腳踏車停在茄苳樹下賣香腸的擔子旁邊，燃起煙兀自吸了起來，就不管我了。

天色慢慢暗了下來，戲台上的燈光更顯的神秘，戲台前，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有人坐在腳踏車上，也有人蹲在地上，都在專注的看戲；我一口氣奔上廟前的階梯，一咕嚕就攀上了廟門旁邊的石獅背上，一位老阿嬤正喘著氣跨過高高的門檻，口裡還含著檳榔，手擎著香、顫顫的指著我：「小孩子坐了石獅會爛屁股。」老阿嬤一路罵著下了台階，我興奮的自顧坐在石獅背上，遠遠的可以看到戲台上的廝殺，可以看到五光十色變幻的燈光；來廟裡拜拜的村人，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，有拉著媳婦的，牽著小孩的，一堆人燃著香，廟裡廟外跨進跨出，裊裊白煙繚繞樑柱間，我坐在石獅上看的清楚，累了就趴在獅頭上打盹，耳邊響著的鑼鼓聲裡，偶爾還夾雜著叫賣蕃薯、玉米的聲音，只是總會被廟裡問神擲筊的尖銳聲音給敲醒，醒來時，廟口萬頭攢動，戲台上正演的熱鬧。

生命中鮮明的片刻

王家誠

那年我大約十歲。夏日午後，陽光異常熾烈，我和大哥步下首山，沿縣道踉蹌而行。十里外的遼陽城和白塔，淡成一抹灰影，草原一望無際，感覺中連草也是熱的，放射出白晃晃的光。

從一早起滴水未進，喉嚨由乾渴、刺痛而逐漸麻痺。奇蹟地，在車轍中出現了幾塊西瓜皮。我們以得救的心情，用刀削去啃過的齒痕和外面的青皮。入口時清香涼爽，直沁心肺。那種感覺，四十年來，清晰如昨。

輸煤台車在一千五百米的地下奔馳。我攀登在兩輛台車間的架木上，半屈著身子，以免碰撞到坑頂或洞壁。

十幾分鐘前，我一動不能動地，困在黑暗的煤床中。灌風機灌進煤床的空氣，混合著煤塵，衝得滿臉滿鼻。每吸一口氣，彷彿粘了滿嘴滿喉的煤粒。這是我首次參觀煤礦。也許是身型的關係，或是頭下腳上的進礦方式不對，爬行不到一半，就被上下的石盤夾心餅般死死的鉗住。引導者不知我的困境，逕自向前鑽去了。摸摸頭頂，燈也不見了，大抵在慌亂中失去。黑暗，近乎窒息的壓迫感，各種恐懼的幻覺，突然迸入腦際。此刻最熾烈的希望是：一口新鮮的空氣，一線明亮的天光，一點點活動的餘地。

鐵輪的軋軋聲，陰冷的坑洞彷彿整個地震動。當引導者和礦友助我掙扎出狹窄的煤層後，在快速牽引的車列中，另一種痛苦與恐懼襲擊著我，半屈的身子，使手和腿酸痛難熬。俯視輪下，在頭頂燈的照射中，發出冷冷的青光，輪聲軋軋，彷彿是一串「跳下來吧！跳下來吧！」的魔咒。而時間變得出奇的緩慢。突然，洞口旋射出一縷亮光，那是地面世界的陽光。隨著坑壁越來越擴大了，我直起身來，舒展疼痛而麻木的腰腿！深深吸一口新鮮的空氣。

多少平靜的歲月悄然滑過。然而那個轍中的西瓜皮，礦坑中的一線光明和清新的空氣，舒展腰身的片刻感覺，卻刻下深深的痕跡，連帶著那一刻的生命，似乎也格外的鮮明了。

我家旁邊有一棵大榕樹，枝葉茂密，還結滿了榕果，因此吸引了許多小鳥來來去去。

有一天，兩隻畫眉從樹上飛來，就近在我家陽台的遮雨棚上做窩。牠們天天在窗欄外的花枝上戲耍，從軟枝黃蟬跳到紫藤的花上，又從紫藤的花跳向搖晃的茉莉。銀鈴般的歌聲，總是吸引著我，讓我忍不住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躲在窗邊窺看。

過了不久，牠們孵出五隻小鳥，每天早上都帶出來，吱吱喳喳的在花枝上喝露水。我很希望牠們能飛進鐵欄杆和我作伴，可是牠們卻小心翼翼的與我保持距離。

大概需要放一些「餌」吧，我想。於是我慷慨的抓了一把米灑在窗台上。

小鳥飛來，依舊只在花枝上跳躍，對肥美的米粒視若無睹。不一會兒，米粒被螞蟻搬光了，小鳥還是沒有飛進鐵欄杆。

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米粒太大，小鳥吞不下去。於是我又抓了一把米，用磨咖啡豆的小機器磨碎，灑在花盆四周，然後退兩步，坐下來等待。沒想到等半天等不到牠們。一陣風吹來，吹得我一頭一臉的碎米粒——伴著咖啡香。

後來，有人教我把整穗玉米掛在鐵窗上，方便牠們抓著啄食。我也照辦了。可是等了好幾天，眼看玉米變成乾了，牠們還是執意不肯飛進鐵窗，彷彿都受過最專業的「安全教育」。

小鳥真的那麼難「釣」嗎？我不服氣的抱怨。

一個朋友聽見了，很緊張的警告我：「小心哦，當初我就是像你這樣異想天開，到處撒鳥食，沒想到把附近的麻雀都引了來。又吵又鬧，啄光我的花芽不說，還在窗台上堆滿鳥糞，又臭又髒又招蚊子小蟲，現在我都想天天放鞭炮趕鳥啦！」

「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？」我不禁莞爾。看來，「保持距離」還是讓大家都安心的作法，鐵窗外的就讓牠們翱翔在鐵窗外吧！